

《流轉與永恆》

陳熙媛

城市邊緣，被遺忘的角落裡，小村莊綿延起伏，只餘幾戶人家，嫋嫋生煙。
樹影在夕陽下被拉長，映在家中剝落的牆壁上，又增添幾道皺紋。

刷子輕掃過臉頰，桃花綻放，勾勒眼線，微微上揚，多了幾分韻味；輕啟朱唇，那抹色彩霎時甦醒，如同櫻桃飽含汁水般鮮豔奪目，那雙手卻衰老滄桑，在寥寥無幾的便宜貨中游走着，真讓人有些懷疑是否有童話裡的女巫正端坐於妝鏡前，塗抹屬於她的神秘故事。

「外婆！你化好妝了嗎？沒有人會關注一個老太婆的。等你等到花兒都謝了，哪還有漂亮的蝴蝶啊！」眼看着時鐘的指標一格一格地挪移，我蹙起眉，嘟囔着嘴，雙手交叉於胸前，聲音中盡是不耐煩。

「好了好了，我來啦。這幾天轉涼啦，怕是晚些時候要颶風呢，要不要換上給你新買的毛衣？」只見她一身舊時髦打扮，一頭梳得光亮的銀髮，手腕處是那件輕盈蓬鬆的毛衣，細看，袖口處卻稍顯凌亂的針腳，洩露了些許馬跡。她款款前來，似是想牽我，我心中還堆積着不快，有意地避開了外婆觸碰。現在想來這

樣刻意的疏遠，她必定也是注意到了的。可那時的我太過傲慢了些，自顧自地轉身大步離去，只拋下一句「真磨蹭」……

這樣久遠的回憶，通常是並不輕易浮現於眼前的，它只蟄伏在歲月深處某個塵封的罅隙，當微風從指縫間淌過，拂去了塵埃的面紗，捕走了生命中的浮華與喧囂，它便立刻顯現出原本的模樣。

再次推開那扇沉重的木門，吱呀的聲音在寂靜的走廊中回蕩，蹣跚步入主堂，映入眼簾的是一個長方黑盒子，上方鑲嵌着外婆的模樣，在燈下微燦，封存着那一瞬間的溫柔。在那熟悉的笑容之下，再也尋不回當日那雙為我織就毛衣的溫暖雙手，只見燭臺之間白花朵朵綻放，瀰漫淡淡清香。在這芬芳的餘味中，悲涼的心緒無盡瀰漫，我肩膀低垂着，顫抖地把手搭在沉重的大盒子上，手掌微微貼合那層冰冷的表面，一動不動，閉上眼睛，隨着指尖輕輕滑動，這一刻，無形的隧道連接起外婆與我，彷彿近在咫尺，卻又遠在天邊。我嘗試像小時候一樣呼喚她，卻只有一片靜謐的夜色，無聲地回應我。看着照片上慈祥的面容，我的淚水再也壓抑不住，奪眶而出。

猝不及防地，視線中闖入蝶影，悠悠然落在沉重的棺木上。我抬頭看去，目光凝滯，喉間哽咽着再發不出一絲聲響。

當寒冷冬夜中的小女孩劃亮最後一根火柴時，她滿心歡喜地望見的，是否也是這樣一道溫柔的身影呢？

外婆，是你嗎？

淚光閃爍中，又見她一如舊時的容顏，依舊是梳得光亮的銀髮，挽在臂彎中的花毛衣，而皺紋似乎減少了幾分，飽滿的雙唇正要輕啟，低聲喚我的名字。

朦朧間，又夢回往昔……

那年夏日熏風解慍，晝景清和。青山綠水中，樹影婆娑，五彩斑斕的花朵爭相開放，蝴蝶在草林花間之中，翅尾流曳，淺影浮動，托起霞光，仿佛在邀請遠來的賓客與它們共舞。

我和外婆潛入交錯纏繞的灌叢之間，緊握着捕蟲網，眼睛緊緊追隨着那些恣意起舞的身影掠過濃濃綠蔭，在花瓣上稍息，似是在挑逗。我目光鎖定蝶群中最閃耀的那隻，挪着腳步，緩緩靠近，心臟劇烈跳動，屏住呼吸，霎時我揮動網子，然而，它卻早已洞悉我的意圖，纖弱的蝶翼輕輕扇動，便悠悠然撲向空中，在一片蔚藍之中失去蹤影。

「你這樣不行，要慢慢來，先盯准一隻，再抓準時機，果斷迅速地出手。」

外婆一副胸有成竹的姿態，在虛空中搖着國王的羽扇，摸了摸下巴，又言：「乖寶貝喜歡哪一隻？看外婆捉來給你瞧瞧。」我那時早對這樣哄孩子的話不感興趣了，擺了擺手，直歎：「算了吧，剛剛那只最漂亮的早就逃跑了，哪還有機會？等你抓來給我看，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。」

可眼瞅着日影漸斜，微雲舒卷，徜徉在此山之中，一縷暖橘色撫照，以我笨拙的技巧，竟終究勝不過這些長了翅膀的仙子，我瞅着自己手中空空如也的捕蟲網，挫敗沮喪之情卻在心中油然而起，疲憊又無奈。

我空着兩手再穿過花叢，回到外婆身邊。不出我所料，外婆到底是沒能為我捉來那一隻鳳尾蛺蝶。

也許她年輕的時候的確曾在山花爛漫間捕捉過滿網的綺麗夢幻，的確曾與這些自然的精靈共舞，直至仲夏的日影悄然降落。可現在的她只能邁着稍顯沉重的步伐，用那雙被時間磨蝕而變得粗糙的雙手，揮動並不那麼輕盈的織網。蝴蝶是多麼聰慧啊，它們仿佛逃離時光的魔咒，以此刻極盡恣意的身姿，嘲弄人類在漫長光陰下所積攢的衰弱。

外婆再次撲了個空，立在振翅的蝶群中回頭望我，露出個滿不在乎的輕鬆笑容：「它們飛起來啦，快看，像不像彩虹？」

虹色流轉，我怔忡出神，先前那隻最美麗的生靈早已失去蹤影。可這場人與蝴蝶的遊戲中，外婆卻並不像是落敗者，她沐浴着柔和的日光，白髮染上彩虹的顏色，再被清風拂亂。蝶影蹣跚之際，我好似真正窺見她久經逝去的少女時代，隨着如波濤般起伏的仲夏草甸，一同久居在時間的盡頭。

可再一回神，眼前依然還是那個瘦小的身影。已逝的流年在一瞬間拼湊完整，又一瞬間消散落空，譬如朝露，又似長虹。我走上前去，輕聲回應道：「是啊，真像彩虹。」

夜幕降臨之前，我們離開寂靜的山谷，飛鳥在頭頂盤旋，各自歸往它們安全的巢。在蒿草瘋長的溪岸邊，外婆突然俯下身去，從泥土中拾起一隻殘破的蝴蝶。

我們都看見那只蝴蝶的翅膀微微顫動，即使缺損的一角並不醜陋，色彩依舊嬌豔，卻難掩萎靡凋零的氣息。死亡的腐朽氣息將它全然裹挾，不能再飛回生命伊始的舊蛹。外婆小心翼翼地將手掌抬高，仿佛在呵護一件脆弱的藝術品。它靜靜地停在掌心，似乎感受到了最後的溫暖，微微閉合的翅膀緩緩展開，展現出最後一抹絢爛。悄無聲息地為生命落下最後的帷幕。

「它還會再回來的。」外婆垂下手，再次將它安置回腳下這片泥濘的土地，
「生命就是這樣。」

我知道這隻蝴蝶會在土壤中安睡，從殘破的軀殼中脫身，當它再次破繭，也許蒿草叢生的溪岸會開出一朵小花，遊來一尾小魚。這樣渺小脆弱的生命，不如昆蟲館中一件件被調整好的蝴蝶標本那樣優雅完美，它易碎易朽，但必定還會在陽光下舒展舞動，與世界不斷重逢。

原來人世間真正永恆之物，竟不過像是蝴蝶翅膀上磷磷的粉塵，無法挽留卻又永不消逝。我想，那個珍貴的瞬間，群蝶振翅的虹彩，早已與外婆的笑容一起定格在我的小世界中。

月華如霜，空蕩的梳妝檯上，銅鏡早已蒙塵，鏡中幽影又端坐於前，還是那雙蒼老的手在不緊不慢描摹眉梢，淡施朱鉛的姿態盡顯優雅。那褪色的胭脂香氣，越發清晰。從前任性的女孩不再急躁，倚在木門邊，凝眸於她眼角那道深深的皺紋，不願打破此刻的遐思。

萬花筒轉動，經年舊夢與棺材上的蝶影重疊，它在燭光下掄動翅膀，折射出那年仲夏陽光下的蝶翼虹彩，將眼前的黑白照片填上一分溫柔的顏色。我久久凝望着它，故人的音容笑貌似在身側，為顫抖的心帶來慰藉。苦悶如一團煙霧般散去，淚水漂泊至汪洋大海消失不見，緊握的拳頭終是鬆開了。過去的一幀一幕，或春風化雨，或秋風落葉，皆化作春泥點露，滋養着新生的嫩芽。我相信那個給

予我愛，教會我生命意義的靈魂，仍在世界的某個角落，不懼生命瞬逝，恒久地陪伴着我。

天地蜉蝣，滄海一粟，人生短暫如夢幻泡影，可那又如何？那些寶貴的瞬間將在記憶中無盡盤旋，從不被我遺忘，垂落的翅膀在心房中一次又一次重生，再卷起彩虹色的風，帶我去往不朽的時間之中。

（2821 字）